

鸦片王国 浮沉记

克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鴉片王國浮沉記

克 非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书中写的是川西大地上曾有过的一段很热闹的人世，和人世间的戏剧性的人生。混战的军阀、猖獗的盗匪、豪强霸道的黑社会，鸦片如草，枭雄如毛。金钱、权势，女人、毒品象洪水，把人世卷入无止境的倾轧、残杀之中。这是糜烂社会的一角。它寄托了一位当代作家对人生的体验和感受，唤起人们对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的深沉的思索，作者青衫湿，谁解其中味。

责任编辑：葛志超 赵水金

鸦片王国浮沉记

Yapian Wangguo Fuchenj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4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frac{5}{8}$ 插页 2

198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300

ISBN 7-02-000821-6/I·822 定价 4.85 元



春天，美丽吗？相信你会说：是的，美丽。何况这是在天府之国的田野上啊！但是，留先生却不这样看。岂止不这样看，嘿，在他那双忧郁的眼睛里，面前的这个春天，这片田野，这个川西南的几乎完全封闭的一角，简直是其丑无比哩，不，简直就是充满罪恶的世界哩！他头戴毡帽，再包白布长帕，耸起双肩，弓着背脊，拄着一根铁篱笆刺条做的弯柄拐杖，慢慢走在棋盘格子似的田坝上。田坎被牛踩得大坑小洼，很不利于行走。他一步一喘，一喘一叹息。有几次，他似乎再没气力朝前走了，停下来，摇摇头，眼里原有的光波掺杂上了火苗。显然，他愤慨了！

然而，不管留先生如何，面前这春天，这田野，的确是美丽的。不，这两个字的形容，万万不够。应该说，奇妙无比。这不是来自那些青葱的麦苗，那些金黄的油菜花，那些绿得耀眼的刚挂上虫包的白蜡树，那些开始谢花结荚的胡豆、豌豆，更不是那些溪沟里的清清的流水以及漫游在冬水田中的黄鸭、青桩、白鹤、麻老鸹。不，不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这儿也有。倘在别的地方，它们说不定构成了一个春天，一个令人欲醉的季节。但在这儿，它们却黯然失色了，被挤出人们的视线范围和意识范围了！统治这个世界、构成这个春天、挤满这个四山环绕的小平原的是花朵。不是一般的庄稼花朵，也不是野草花朵，更不是一切的树木花朵。因为，李花、桃花、杏花、桐花，都已凋落，变成更为值得骄傲、更富有灿烂前途的果实了。这里全是一种另外世界

来的花：大朵大朵，一片又一片，一顷又一顷，一直延伸到十里外的隐隐约约的山下。仿佛除开万紫千红外，这块平平坦坦的地域内，便再没有什么东西。万紫千红，不，这个词太滥了，太不够了。应该说，天上的彩虹掉落下来，散开了，铺满这田野了，把整个空间，整个天宇，都映成了虹的世界。骤然看去，麦苗不是青的，菜花不是黄的，白蜡树不是绿的，而是变了种，染了色，变成了另外的植物。

啊！好香，好香！随着东风荡漾，阵阵沁入肺腑，袭人头脑，激动人的情怀。不似兰，不似麝，不似众所周知的香精香料。你可以强烈地感觉得到，却难用言辞表达出来。它使人振奋，使人遐思，使人觉着要进入迷幻的天地。

是的，任何人走在面前的这田野上，都会只记住美，向往美，而不会去想那兵荒马乱，不会去想那路野饿殍，不会去想那半夜破门而入的土匪，不会去想那已经凋敝又凋敝的国计民生。一句话，不会想到眼前是一九二四年的军阀们在无休止地混战的四川农村！因为，这儿就是——至少在景色上——人间的伊甸园，如镇上东岳庙和尚说的是“灵山瑶池”！

留先生，打实讲，是不够称为先生的。在这块地方，按传统习俗，只有那班德高望重，满腹经纶，或出身名门高第的人，才配获得这个称号。他呢，论年岁，未逾“不惑”；说学识，不过在十岁以前读过“四书”；讲身份，不过一介农夫；谈财产，不过五间草屋加十多亩田土。然而，他确确实实“获得”了！平时，无论他出现在田野、山间，或是上街赶场，人们看见了，打起招呼来，都心悦诚服地尊他一声“留先生”。只有到祠堂去料理宗族事务，人们才不这样喊，而叫他“么老辈”。他是他一族之长，辈份亦最高。

他并不姓留，这个字，是他乳名。一出娘胎，三朝过后，请人算命，说他命重，足有半斤，将来不贵为朝廷栋梁，也会成为封疆

大吏。命重压人，成功以前，难免九灾八难，父母便给他取名“留儿”，意思是永远留在人世，不要被鬼神中途给算计了小性命。鬼子嫉妒心大，照例容不得有大出息的人的。后来拜孔夫子上学，这个字又成了他的学号，按班辈，正式取名周青留。

周青留并不衰弱，更不必策杖而行。照往常，他毋宁说是相当强健的。去年打谷时，他从田野上担水谷子回家里的晒坝，每挑一百八九，两三里远的路程，只在中途换一次肩，而不象许多人那样搁下歇气擦汗。他病了。病了好几个月，去年秋后就躺在床上，直到今天早晨才勉强下地。作为一个以耕田为食的庄稼人，他惦念田野，惦念他家田里的庄稼。庄稼，田野，对他来说，犹如鸟儿之于天空，鱼儿之于水域，是他生命和灵魂的寄托所在。再说，这季小春（也就是油菜、小麦、胡豆等）收成如何，对他家今后半年的生活，多么重要呀！另外，草房已经坏了，下雨就漏，必须修葺；大儿周月田已经到了不能拖的年纪，要找媒婆说亲。这些都得靠收了小青去换钱。当着这个家——六七口人吃饭的家，他不敢疏忽大意。

可是，到了田野——他阔别了几个月，想念了几个月的世界——他又不快了。这艳丽无比的花海越宽，这奇异销魂的香气越浓，这春的俊俏的面容越使人沉醉神往，他心头就越觉得横亘着一块消散不掉的包块。

好长的路上，他都尽量低着脑壳走着，为的是避免眼睛去接触他所讨厌的东西，徒增心中的烦恼。是的，他宁愿看点别的。可是这环境里，还有啥别的呢？连夹在花海中的偶尔才有的一方方的冬水田，连纵横于亩垌间的绿水悠悠的灌溉渠，也都是那种花的天下啊！它们象镜子一样，照进了花的影像。

不过，他毕竟发现不是花朵的东西了。那是一堆白骨，在路旁不远的一块小小的空坪上，牛的。牛跟庄稼人的关系太密切。

这儿的庄稼人，心地又特别善良，宰牛为食的事，是绝对没有的。即便牛老死了，瘟死了，他们也决不剥皮吃肉，哪怕是在荒年凶岁。不是迷信，不是宗教法规，而是感情，是友谊，是对在劳苦中度过一世的牲畜的怜悯。通常的办法，是抬到山上去，挖个大坑，埋掉，再三炷香、一堆纸钱，祝它来世脱离畜道，投胎人间。不知怎么，这一头，竟出现在这儿，暴尸郊野！这跟留先生的道德观念无论如何对不上码口。谁干的？几时干的？人的心肠真是越来越如木如石啦！他想着，不觉停下来，默默观看，一边也权当歇气。

春天并没有薄待这位不幸者，已经开始用春草打扮遗骸。碧绿柔嫩的马鞭梢、香附子、狗尾巴、天门冬，在它周围茂盛地丛生起来，有的就干脆生长于散骨的缝隙之中。可以想见，等不到金秋季节，它便会全部被掩盖。啊，还有一株小树！什么树？桤木？枫杨？不象。是千丈柳。就在它的肚腹之处，已经显出亭亭玉立的样子来了。不必推测，数年之后，这儿就会是另一番光景，说不定连地名也得随之改变呢！田野上许多局部地方本来就无名。人们提到某处时，只照地面上比较突出的东西赋予称谓，如“三根松”、“大坟包”、“老皂楠”、“石鹞子”之类。怎知道死牛暴露之处，将来不叫“千丈柳”？

“啊！这，这……”留先生感叹了。他本来想说这人生就是如此的么？可话到喉咙，却蓦地想到那是牛，又咽了回去。人为万物之灵，牛乃畜类，哪能同日而语、等量齐观？！

“人生”二字虽然没有吐出，留先生的情绪却变得更加抑郁，凝视着那堆白骨出神。可以肯定，在大病的过程中，他想到过自己的死，想到过死后光景。也许还想到过近年世道的急剧变化，乃至他幼年时读过的一些感慨时世的诗文。

他家几代人，几十年间，都是以“耕读传家”自诩的。虽然在

具体的内容上，是那么可笑，那么寒碜。但毕竟他从小养成了跟一般庄稼汉多少有些不同的气质。碰上事情，内心容易冲动，并且常常用自己所具有的文化作发酵剂，去凝炼、升华、扩大自己的感情。即使在后来繁重的劳动中，这气质也没被消磨掉。听，他自言自语起来了：“白云苍狗，几多难测呀！单看这田坝，才几年工夫——”

“树，你说，这田里是啥子？”

他忽然指着田野发问。

“花。”

“啥子花？”

“‘葫芦’花。”

“‘葫芦’花？”

“爸。是‘葫芦’花。”

“唉！”

“……”

跟他对话的，是个约莫六七岁的男娃娃，他最小的儿子。这娃儿长得墩墩笃笃，一脸木蛋相，跟他的面貌儿很不一样。原来这不是他的亲生。五年前，他因事进城，半路上从一个土地庙旁边捡来的。娃儿的父母在小庙背后的青桐林里双双吊死了。一旁观看的人说，那是两个大烟鬼，穷途末路，既无脸也无能再活在世界上，于是自己结束了生命。瞅那摆在草丛中的尸体，的确也是。他出于善心，向人借锄头掘土埋了两个可怜虫，然后抱走奄奄一息的遗孤。尽管已经一两岁，但笨得连自己名字也说不清。问之再三，也只是七个字：“人家叫瓜娃子哩！”人怎能老叫这名字？因为是树下结的缘，便正式给他定名“树子”，又按周家排行，另拟两个字：月树。算是他日后长大成人要用的大名。

留先生已经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可对捡来的娃却特别疼

爱。一则，娃娃身世太叫人同情；二则，留先生的父亲也是因为叫鸦片这个毒物缠着最后凄惨而卑微地离开人世的。他一想到父亲，便痛恶鸦片，由于痛恶鸦片，就更可怜树子。

留先生的命重，树子的命比留先生的命更压秤。命重尅亲，算命的用八卦术推了又推，然后说，那两个该死的鸦片鬼，就是被这将来恐怕要带百万雄兵的下凡星宿尅死的；照“数”看，他还得尅死几个爹娘才到得了尽头。留先生的先生娘子急了，亲戚朋友急了，齐声要求将树子赶出家门。留先生当然也怕，他自己就是占卜之术的业余爱好者，家里占卜工具以及《玉匣记》、《铁板神术》、《麻衣相术》等书都是齐全的，平时碰上什么难决休咎，便焚香顶礼，自己袖占一课。可是，这娃娃太惨啦！他能忍心让他转死沟壑吗？经过几天的焦虑折腾，他终于用祖父、父亲教给的儒家精神武装起自己。“子不语乱、力、怪、神”，他斥他的先生娘子，接着把树子送到他姐夫家寄养下来。姐夫家也是种田的，田土多，比他好过，附近有个冬烘先生教的私塾。树子在那里过得颇快活，只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回家看望父母、哥哥、姐姐两趟，住那么三五几口。

娃儿是昨天回家来的。方才父亲一出门，他便跟上了。在小小的心灵里，这是他在世界上唯一的最亲的人。莫看他生性愚笨，可心灵的感觉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如果可能，他真想一刻也不离开父亲。因此，只要他在家，他就成了留先生的尾巴、影子。

“唉！‘葫芦’花！”留先生为儿子的无知说话了，“连这个也不认得，年年见到的哪！”

是的，年年见到的，至少树子有知以来是如此。但他还是把它叫“葫芦”花。因为，他和这种花，不，这种植物的关系就是如此。现刻他正在啃食这种植物结的“葫芦”哩！那是方才从家里出

来经过李老爷房子外面，在一堆乱丢着的干枯的秆茎内搜寻得的。“葫芦”的不太硬的外壳内，有一些米粒，就是大人们说的种子吧，比油菜籽细，比芝麻香，用门牙啃个洞，再仰起头，把它在自己的牙齿上慢慢敲，米粒便散落到嘴巴里了，嚼起来，真是其味无穷，是农村孩子们难得的一种零食。逢年过节，大人们还常常用它来跟红糖和在一起，放在碓窝内舂绒，做汤圆、馍馍馅子。这好吃的食品，街上还有卖的。

看见儿子的贪吃相，留先生不禁摇开了脑壳：“啥子‘葫芦’花呀？”

“烟葫芦！”

“唉，对了，烟葫芦！鸦片花，这是鸦片花！晓得不？”

树子当然晓得。在这世界上，除了猫、狗、鱼、虫这些不通人事的东西外，有谁还不认得这遍地皆是的鸦片花呢？树子不光晓得花朵，还晓得等些时花没有了，每根茎秆的顶端就会出现一个青色的果子，很小很小，渐渐长大，有点象棉桃。又过些时，大人们便会来收割：拿根筷子样的竹块，尖头安三个小铜片，作为刀子，捉着桃子一划又一划，划过的地方马上冒出一摊白色的浆液。见了风，这浆液慢慢变黑，等水气收一收，人们便拿薄薄的竹片刮下来，装进竹筒。竹筒满了，又倒进瓦钵里、土巴饭碗里，黑糊糊的，象街上草药先生熬的膏药。这就是鸦片烟。树子全知道，就是不习惯说罢了。树子不光知道鸦片的生长和收割，还知道大人们怎样把它放到小铜锅里掺水熬煮，然后倾进杯子，拿尖溜溜的铁签子挑起来，在带玻璃罩的小灯上捻成羊子粪般的泡子栽到烟枪上咕噜咕噜地吸食哩！许多大人都吸，烟馆到处都有，树子见过的回数多啦，哪能不晓得！只是树子讨厌那个气味，一嗅着，脑壳便发晕。当然，这“葫芦”里的香东西就是另一回事了！虽说，牙齿在它外壳上打洞时，也会碰上苦臭味，毕竟

比真正的鸦片烟气味淡得多。

“鸦片花，这是。娃，你晓得不？”留先生又说一遍。

“爸。人家晓得。”树子终于作了回答。

“可你晓得鸦片是啥子东西吗？”不待儿子开口，他便顺着自己的路子说下去，“这是杀人刀子、瘟疫，啊，魔鬼，吃人的魔鬼。它吞食了多少人呀！看，那不是一堆又一堆的白骨？它吃人后吐下的！”一边说，一边指点花海，由近到远，又由远到近。是的，一场大病后的他，此时此刻，眼前的确看见了那些景象。他产生了幻觉。

听着父亲的话，再看看父亲的眼神，树子害怕了。他仿佛多少领悟到了父亲说的是什么。哦，鸦片是个坏东西，他不止一次地听见父亲诅咒过。他憎恶起手中的食物来，把它远远地抛了出去。

“不过，管它魔鬼也好，瘟疫也好，我们不怕它。”继续朝前走的时候，留先生又说，“是的，我们不怕，它害不了我们！”

忽然，他感到一种自豪的欣慰。

“种鸦片，种鸦片呀！”

“种鸦片比种粮食合算，一亩当几亩收。”

“这东西是老天赐给我们的，种起来不费手脚，可卖大价钱，自家生了病又可当药吃。做活路累了，吸两口，马上生龙活虎。比仙丹、人参还关火！”

“庄稼人要想不饿饭，只有捡这个宝啦！”

五、六年前，这个毒物打进这块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平原的时候，少数曾经远走世外的人，特别是为担运白蜡树种子去过云南昭通等地的挑子客，在镇上的茶馆、酒店，在乡间的桥头路尾，不断高声向人吹嘘。镇上最有威望的辛老太爷——光绪手上考中的拔贡——也说：“鸦片，阿芙蓉也，大烟也，天下毒物此毒最甚！”

逊清一朝，林则徐大人就曾经禁过，虎门一炬，焚毁英夷数万箱。然而，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纵观独夫民贼袁洪宪倒台以来，群雄割据，进入防区时代，犹如古之春秋战国，天下大乱，战祸连年。试问，哪派兴兵不靠烟土？没有烟土，他督军、将军、巡阅使、军长、师长，拿啥去换枪换炮？拿啥去给他的部下发饷？拿啥去收卖对手军中的将领？看来，这烟土是应了劫运，必定要大行其道的。群雄不灭，军阀不倒，烟土就会始终有好价钱。吾等老百姓，撮尔细民，既无能消弭战火，又无能抗捐拒税，就种点这个稍微值钱的东西吧！不望发财，只求免于冻馁，平安度过这乱世。”他的侄儿辛乃光信了老伯父这话，立即将坝上自己田产中最上等的那二十亩，从佃户手中抽回，托人从啥地方弄来些印度洋烟种子，雇长工匆匆播下；剩下的种子还可播四五十亩，他交给他的其余佃户，嘱咐他们种下，说：“老子和你们打伙。二一添作五，日后割了烟，你们一半，老子一半。种倒了灶，算老子的，反正小春这季不收你们一粒租子！”辛乃光是镇上有名的绅粮，当过大乡约^①，又是“仁”字“码头”掌事的舵把子。仁，义，礼，智，信，他占第一，声威显赫。他一行动，马上震惊小镇“朝野”。一些庄稼人开始步他后尘，有种一两分的，有种半亩一亩的；面积都不大，权当试“手气”，错了拐，也不致过分影响全寨民生问题。头年栽油菜时下的种，第二年早稻黄熟时割烟，几十户人无一例外地都得到了好收成。不久，驻守于本区的一位军阀连长，派人来收田粮捐税，宣布不要粮食（他拿不动，又觉无妥善仓库可贮存），不要铜钱（数量一大，很累赘），全要银元、银角子。如无银角子、银元，交纳鸦片亦可。鸦片折抵，一律优待。这样，种鸦片的人家可就“美”了。没种鸦片的只好出大价钱向人买鸦

① 大乡约——清末民初四川农村的行政官，约相当于后来的乡长。

片去完税(备办银元、银角子，庄稼人太难太难)。一时之间，烟价陡涨。相当一部分种田人眼红了，后悔没有照辛乡约的脚印子走。又过些时日，城里那个在大堂口架起一挺马克沁机关枪把原来的大老爷轰走、自己宣布为知县的麻子营长，下命令组织筹饷委员会，专门在全县推广种植鸦片。镇上也派来一个推广委员(知道内情的人说，他只是个小小的勤务兵)，带上一个妓女太太、两个临时雇来背梆梆枪的流氓，在东岳庙设了个办公处，叫人传锣召集民众训话。大讲种烟的好处，说是上利国家，下利百姓。因此，凡积极种大烟的就是爱国，就是正派人、良民；抗拒种的，就是破坏政府政策法令的乱民、懒民、歹徒。对良民奖，对懒民罚，对乱民、歹徒一律严惩。就是在这个训话会上，委员以知县名义，给辛乃光披红放炮，还送他一道条桌大的匾额，金光闪闪四个字：乡民先锋。好不荣耀！辛乃光接了，叫人抬着敲起狮灯锣鼓游街，说是托祖宗洪福。事后，还为此杀猪宰羊，在他砖木结构的土公馆里摆起几十桌，大宴宾朋。虽然，披的红、放的炮，以及那黑漆匾额，全部费用都是他自己掏的腰包。另外还给委员六两他田里出的上等烟土，说是给那个太太吸着玩儿。

这场闹剧一演出，黑色魔鬼大得势头。小平原上的罌粟种植面积，一年比一年猛增。连平原边沿、丘陵上的一些瘦土，在春天也可以看见那种漂亮的花朵。大烟成了最普通的商品，每逢二五八，镇上赶场，烟农们背上柴草蔬菜，上面搁一碗两碗用草纸盖着的烟土，到了市上，一面卖柴草蔬菜，一面等候烟土买主。种得比较多的，便上街坐在茶铺当门，从麻线上退下两枚制钱，泡一碗炒青茶。再将带来的细麻布口袋打开，取出三、五土钵大烟，向茶铺老板借一条板凳，放到店门口的阶沿下边，就成了一个烟土摊子。买主来了，讨价，估堆头；小户来剪零，他不耐

烦，一般都说声对不起，不打散。碰上卖主多、买主少，行市疲，也开零，他带有剪刀、草纸；秤么，就顺便借旁边卖桃木李果的。这样的摊子，在东邻镇上，每场可以随便找出二三十处。比花生摊子、炒胡豆摊子、豆腐干摊子的数量还多。要知，这不过两百几十户人家的一个小乡场啊！庄稼人见面，谈起庄稼来，很少提过去主产的稻谷、小麦，差不多只说鸦片。仿佛只有鸦片才是他们的正经作物。

在这张耳只听说烟土，睁眼只见罂粟的景况下，留先生却没有随波逐流。因为父亲的教训太深刻。十五年前，他闻听信息，匆匆赶去县城东街城隍庙给那死于烟毒的老汉收尸时，他就跪在那破庙的一角发过誓，此生此世决不跟这种毒物打交道。还因为祖父——那位早已升天的人人尊敬的私塾先生——给他的教育。周家原籍湖北麻城，不在天府。“湖广填四川”，清朝初年大移民，他们被捆绑起来，背上家神祖宗牌位，由兵丁押着，混混沌沌地来到了这儿。这段历史，周家祠堂里的一块石碑上记载得很明白。正因为这个缘故，周氏子孙的血液里有一种“开放”、“向外”的成分。有时喜欢关心自身以外、本地以外的事情。他祖父虽然钻的是故纸堆，教的是“子曰诗云”，在世八十余年从没走出过东邻镇这个小范围。他对外界的知识，却不亚于上过京师的拔贡辛大老爷，知道鸦片战争，南京条约，赔款多少万两。“这是我华夏的奇耻大辱！英夷犬羊之邦，披毛戴角，也敢欺凌我天朝大国，杀我礼义之民！我亿万轩辕子孙，何能忍受而不思图强报复呀！”好多次，他在向学童们阐述先王之道、旁及时事时，几乎须眉皆张地这样大呼大叫。给留先生心灵里深深埋下了仇恨鸦片的种子。虽然那会儿他~~才只几岁~~，比眼前的树子还幼小一点。

推广委员下乡的那一回，有~~大车街王李明~~“慈善堂”的茶铺

里，辛乃光碰见他。

“三老表，你今年种几亩啊？”

“啥子灯儿？”

“大烟呀！蒯委员叫我在统计面积。”

“我不想发那个财！”

“不种？”

“不种！”

“为啥呢？”

“不种就不种！”

“不种可要犯法哟！”

“犯哪个的法？”

“四川省督军政府。”

“嘿，我倒还没读过这篇怪书！”

“真的，要罚款哩！”

“罚款？”

“蒯委员手上有政府公文。那上面说了，有田不种鸦片，每亩抽半块大洋的懒捐。”

“哼！我周老三是懒人哇？家里十五六亩田土，哪个种出来的？！”

这是说，倘如他周青留都是懒汉的话，那你辛乃光整天抄起手瞎玩，就更该算懒虫子了。辛乃光理悟了这意思，尴尬地笑笑，把话扯到种大烟的经济收益上，炫耀他抽佃种烟一年所得的好处，劝留先生也不妨试一试。最后，他说：“唉！横竖振兴我们桑梓呀！多年谷贱农伤，不思改弦更张，我们这东邻镇，哪有前途！”

周家和辛家沾亲。辛乃光的祖母，先前是周家嫁出的姑娘。留先生和辛乡约又同在一个“公口”，都是“仁”字号的，而且都是

“舵把子”。留先生靠威望，辛乡约靠势力。只不过在“公口”里，辛乃光是当家的，留先生是不当家的，称为“闲大爷”，就是说，只有地位，没有权力。

两人素来有些隔阂。周青留讨厌辛乡约平时做事霸道，为人豪强；辛乃光则不满周青留爱打抱不平，自命清高，书没读几本，竟然妄称先生，曾背后讥笑他是“跟着牛屁股转的先生”。但是，两人毕竟是亲戚，而且在这偏僻的小天地里，都算得一块“盖面菜”，不能不顾及点脸面。心不和而面却善，表皮很能互相敷衍。过年过节，还少不得礼尚往来，你送我几把挂面，我送你一方猪肘。如果举办春酒，还难免坐在一桌喝上几杯，叙一叙两家几代人长久培育起的情谊。

留先生原本不想顶撞辛乃光，但因为推广委员的到来，及那混帐的训话，很使他不快。老百姓太卑贱了！连不愿种大烟也要挨罚。于是，当老表同他说话时，气便随着话一道冲了出来。

这是一包引爆剂，不知不觉间，把双方多年来潜藏在心底的连他们自己也不甚明白的对抗意识给引爆了。

辛乃光回到家里，忿忿地想，好龟儿子，当着众人扫我的面子！……哦，老子清楚，你就是想出风头，要在这东邻镇当“关火匠”，坐“上八位”。如此看来，没说的，有你周老三，就没我辛二娃。啥子种不种烟，只不过是个体头罢了！

留先生的家在场口外，还没走出破败的寨子门，他就满腹烟火，想，我晓得嘛，你辛乡约辛二爷无非是要搞成一种风气，把人全弄到你那条路上，都跟你学，变成你阎王殿下的鬼，供你驱使，受你控制。看我周某不肯对你北面称臣，你就拿军阀政府的乱命压我。你起的啥子打猫心肠，要借那班杀人魔鬼砍我周某的脑壳是不是？哼！我周家几代人饱读圣贤书，奉的是天理良心，信的是礼义忠信。你个打家劫舍的棒老二的后代，倒来整治我？

你想铸成你的“一统江山”，我就偏和你唱个反簧咋样？！

有过这一场，他不种大烟的心，便坚决到了十二分。岂止自己不种，每有机会，他还向人讲解烟毒的危害，论证其足以使人倾家荡产，贻害子孙。又在“清明会”上，以族长的身分，带领五十八家姓周的庄稼人，举行了一场类似“宣誓”的活动：点起大蜡烛，焚起大把香，全体跪在埧砖的地面上，敬告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周家儿孙，永不吸食大烟，更不种植大烟，违者天诛地灭！

移民们的宗法观念极强。尽管他们对大烟无所谓好恶，有的甚至还羡慕种烟的经济收入，但因为族长号召，他们便打心里拥护。是跟辛家拚气呀！辛家势力一大，就要把周家压倒了。这上头，他们愿意执械拚死沙场！

有此后盾，几年来，留先生居然抵抗住了罂粟的黑色浪潮。尽管地盘越来越小，他和他的追随者所种的小麦、油菜，在罂粟花的汪洋大海中，成了一块一块的互不相连的“孤岛”。然而，毕竟证明了他留先生有气节，不屈服于豪强呀！

刚才他的欣慰就是从这儿来的。不仅自己觉着欣慰，在他意念里，他祖父在天之灵也会欣慰的。他对孙子没有白教哪！

但是，这种感觉没维持多久，他忽然惊讶了！这块裤裆田不是老九的吗？怎么种上了烟？……啊，啊！那边檬刺树下周月海的尖脑壳田，为何也种上啦？！老九、月海都是他的侄辈，周氏一族的“中坚”。他记起前年“清明会”上誓师，两人的豪言和坚定的面影。“唉！人，人哪，人心哪！”他长叹一声，感到被人背叛的愤怒和痛苦。总之，时风日下，世道沉沦啦！从前他祖父做族长的时候，光是这种不遵族规的行径，就可以弄到祠堂里，当众捶以一百白蜡条的。可现在，他能把他们怎样呢？

老九种，月海种，不消说族中还有人起而效尤。他的地盘又被可恶的辛乃光侵占去一幅了！再过两年，他周青留在这小平